

蓝天·蜻蜓

1. 过去时

阳光明媚，绿草如茵，学院附中传来阵阵读书声……

学院附中是这个城市最好的高中之一，也是很多学生向往的重点中学，为了争一个名额，大家都挤破了头。当然，学校的领导也很在乎学校的形象，砸了很多钱修整学校的环境，还在城郊建了一个新校区。

此时高二八班的教室里，正在上数学课。

老师问：“大家有思路了吗？”

一个身材高大，长相帅气的男生站了起来：“我找到了两种解决方法！”然后走上黑板很轻松的解决了那道难题。

这个男生正是被老师私下称为“绩优股 A”的李炅，中考时高分进入学院附中，学校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

可是这个学生却不是一个令人省心的学生，他生性调皮并且热衷于黑客技术，也经常为难老师，这可让老师头痛不已。

说了半天，“绩优股 B”是谁呢？

就在隔壁的九班，正在上语文课。

这节课讨论的是“红颜是不是祸水”，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孩说：“如果唐明皇没有杨贵妃，是不是就没有安史之乱了呢？如果吴王阖闾没有西施，是不是就不会亡国呢？如果董卓没有貂蝉，是不是就不会被杀呢？”

对方的人也不甘示弱：“照你的逻辑，难道所有的麻烦都没有女人的份吗，这太不负责任了！”

她说：“对方辩友，首先你错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这些麻烦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男人他们控制不住自己。换句话说，没有这些女人，这些事情未必就不会发生。事实上，‘红颜祸水’才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不介意我可以把哲学上的东西拿出来与对方辩友讨论，内因起决定作用……”

这个女生就是老师所谓的“绩优股 B”——舒涵，也是校花之一，虽然长得一副乖乖女的模样，却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女孩，而且，她的爱好和一般的女孩大相径庭——她喜欢电脑，尤其是编写程序，初中时还在竞赛上获过一等奖，当然，理科成绩也很好。和李炅在学习上竞争伙伴，两人经常争夺全校第一的位置。

叮铃铃……

下课铃响了，九班仍然没下课，语文老师说：“大家急什么，还有一点没讲完，最后会给你们一点上厕所的时间。”然后接着讲下去。

九班的语文老师就是他们班的班主任，此人名叫方政，眼睛是方的，鼻子是方的，嘴也是方的，脸更是方的，远远一看就像是一个人头上罩了一个纸盒子。二十五年教龄，管学生的方式陈旧死板，所以被同学取了个外号叫“四（死）方头”。

尽管八班也下课了，可是并不热闹，因为他们的班主任正在门外站着，这时位英语老师，江石莲，30 出头，单身，市里公认的教学能手，但是管理班级似乎也很“强悍”，自从接手八班就一直在给同学制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么“弓虽”的老师却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她那张脸总是板着，似乎从来没笑过，而她板着脸时，死气沉沉，活像一具僵尸，所以同学私下里叫她“僵（江）尸脸”。

即使是这样，八班的纪律也从来没好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同学们早就学会了侦察“敌情”，老班一走，班里立即炸锅。

即使是这样，老班还是能抓到几个很会胡闹的同学，因为有一个非常“听话”的班长。

她叫欧阳玉茹，个头不高，身材瘦小，头发短短的，“僵尸脸”任命的得力助手，绝对是服从型的学生，她有一个习惯，老班在班会上讲的每一句话，她都要记下来，并且烂熟于心。老班交给她的每一个任务，她都认真去做。

说实在的，她就是太听话了，在家也是如此，从小她就被父母以一种很严格的方式管着，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长大了，也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听话却没有自己想法的人，每次班级活动同学问她怎么活动时，她总是说：“不知道，去问老班吧。”

课间操时间，八班的同学们无精打采的下楼，列队，然后到操场上操。当然“僵尸脸”也跟着。

“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青春的活力……”操场大喇叭里按时传出这样的声音，同学们也就在做操，可是没有一个是认真做的，当然，最夸张的要数褚帅了。

他是李炅的死党，出洋相的天才，老师指定的电教设备管理员。正如动漫里一样，擅长出洋相的，长的都很特别。褚帅也不例外，一个特大号的脑袋，脸上坑坑洼洼，两只眼小的像主持人杜海涛。

其实他最“厉害”的当属唱歌，无论什么歌曲，到了他的嘴里绝对是另一番滋味，同学们都说他唱歌可以唱出48个调门。

“僵尸脸”敲了褚帅脑袋一下：“做操认真点！”

褚帅吐了吐舌头，然后又夸张地做起操来。

下操了，同学一身疲惫地回到教室。只有一位女生站在九班教室外面，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又看起来很悲伤的样子。

她叫冷冰，总是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人也很孤僻，不过有小道消息说，她的父母一直有什么矛盾，她从小就生活在一种“冰冷”的环境中。于是就一直“独来独往”。

教室里有这样一位同学，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总是看着窗外，桌面上摆着一张写满了游戏招式和一些程序名称的纸片。

他叫齐谦，TDF^①高手，李炅的初中同学，以前学习还好，但是自从进入高中以来，成绩一直走直线下降，有时逃课去网吧。

2. 过去将来时

说起两位主角的相识，其实并不是在学习成绩的竞争中，而是高一时某月某日的微机课。

在九班上微机课的时候，恰巧是八班又空虚又无聊又没有真正体育活动的体育课。李炅借口拉肚子，回到教室，从褚帅的书包里翻出电教设备的钥匙，然后打开那个被锁得死死的铁柜电教讲台，打开电脑，然后插上自己的优盘，启动了自己编写的一个恶作剧程序。

与此同时，正在计算机房上课的舒涵发现在访问了老师要求访问的一个学校内网站点，但是很多同学得到的总是404错误^②，这连老师都觉得很奇怪，可是舒涵却发现，这个404错误的网页有点“粗制滥造”，旁边的滚动条颜色不对，于是她使劲往下拖，看到一行文字：“呵呵，挺聪明嘛！联系我哦！联系方式就在旁边。”

旁边？一片空白，舒涵嘴角一翘，笑了，心里想：这个家伙果然有点意思。鼠标左键一按，一拖，本该是空白的地方出现了一行文字：“8班囧的恶作剧。”

下课了，舒涵回到教室，刚好上次月考的成绩出来，不用说，她总是第一。

而这节课又是“四方头”的课。前几次月考，只要成绩一出来，老师总是会站在讲台上大说特说谁谁谁的成绩如何如何，这次一样不例外。

“……你的成绩怎么又退步了？自己注意一点，上点心嘛……”

① DTF，这个游戏是虚构的，你可以认为它是DNF。

② 错误代码，意思是找不到文件

“……这次有所进步，不错，继续努力。”

“……叫我怎么说你呢，这么简单的题都能答错，下次再这样，我可要罚你了。”

……

每次都是同样的句式，都是同样的说法。而同学的表情，也一样。

齐谦仍然坐在教室的角落里，脸上带着一副不屑的神情，这次月考，他“成功”垫底，算是作为将“TDF”从Lv31提高到Lv35的奖励。

下课铃一响，他就被叫出去了。

“齐谦，你老实说，最近又有什么东西迷住你了？”

“……”

“怎么不说话？”

“……”

“你看看你哈，成绩一次不如一次，这次‘抄底’了哈，也不是我想说你，你这个样子怎么行嘛，你知道高考多难考嘛，你以为玩游戏能玩进大学里面去吗？你看看那个谁，唉，那个谁呢？天天学习学到半夜一两点，课间也在那里做题，你看看他的成绩，你咋就这么不争气呢？”

齐谦仍然用“六个点”回答。“四方头”显得不耐烦了，做了个手势，叫他离开。

望着齐谦拖着步子回教室的背影，“四方头”叹了一口气：“现在的孩子啊，怎么一个个都这样了，唉……”

与此同时，舒涵跑到办公室要老师解答问题，偶然听见老师谈话：“……8班那个李炅，这次真强啊，和9班那个女孩考了同样的分数，这小子平时也不见他怎么学，怎么这么厉害？”

“这小子暗地里下功夫吧？”

“不知道，不过看他每天都特别精神，不像别的孩子一看就是睡眠不足。”

舒涵听到这里，脑子里的那个“囧”字是彻底与8班我们那位男主角联系起来了，她决定会会这个喜欢恶作剧的“臭小子”。

也许真是无巧不成书，李炅也进来办公室让老师答疑，有个老师说了一句：“这回两支‘绩优股’撞上了。”

从办公室出来，舒涵先发话：“你就是那个搞‘囧的恶作剧’的家伙吧？”

李炅心里一震，想：好家伙，遇上对手了，不错嘛。扭头清了清嗓子对舒涵说：“没错，我就是传说中的‘绩优股A’，李炅。如果我没猜错，那个老师经常提到的‘绩优股B’应该就是你吧？”

“很好啊，对手一见面就那么硝烟弥漫。”舒涵故意粗着嗓子说，“好了，咱们也算是朋友了，以后多多关照。”

晚上六点放学，李炅从存车棚推出自己的自行车，却发现舒涵就在旁边，就问她：“你往哪走？”舒涵回答的很干脆：“香园小区。”

这更叫一个无巧不成书，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小区，于是就一起回家。

“李炅，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啊？”

“我，兴趣广泛，主要喜欢黑客技术，还有给老师添点麻烦，你所说的那个‘囧的恶作剧’其实就是我的杰作，其实那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只是入侵学校服务器，修改一下那个网页，就OK了，当然，我做好备份了，下课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网页给还原了。”

“哈哈，我说呢，下次我弄一个破解程序，跟你过过招。”

“你开玩笑吧，想破解我的攻击？”

“那我问你，NOP是什么意思呢？”舒涵嘴角一翘。

“这个……”李炅立马就给问住了。

“哼哼，不知道了吧。这就是传说中的汇编程序^①，NOP 表示空指令，就是什么也不做。”

“你……那东西你懂？”

“我爸爸可是深入研究过这东西的哦，这东西是挺难懂的，不过要是用好了，我至少还可以分析一下你的程序。”

“那我得先示弱了，我能把 C++^②用好就不错了。”李炅见势不妙，先“举白旗”了。

两人都是牛人，这次对话也算是“不打不相识”，至少回家路上，两人聊得确实很投缘。

总算是进了小区的大门，舒涵问李炅：“你住哪个楼？有时间找你玩去。”

李炅扭头对舒涵说：“我住 12 号楼，你呢？”

“我就在前面。”舒涵抬头指了一下前面的楼，李炅这一看，11 号楼，两个人住的楼只相隔一个过道。

李炅的父亲是个文人，但是从来没见过有其他文人来找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文人相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作家版税没少拿过，而且写的东西还特别受很多年轻人的欢迎。最奇怪的是，他的名片上总是比别的文人少一行字。

而舒涵的父亲，某电子公司的技术主管，也算是第一代“海归”，思维相当活跃。而孩子他妈呢，也是孩子他爸在国外认识的，主修心理学。

3. 过去进行时

第二天下午，自习课。

“同学们先停一下，先填个表格。”

欧阳玉茹拿着一摞纸走了进来。

同学们拿到手才发现，是评价上学期老师教学情况的表格。

对被老师“压迫”已久的同学来说，这可能是唯一能发泄不满的地方了，很多时候对于他们喜欢的老师，他们往往能打满分；而对于不喜欢的老师，分数就打折扣了。

当然，如果一个老师很“变态”的话，这个分数也是非常“变态”的。零分都不能表达学生的不满了，很多就打 1 分。

今年的评教表却与往年有了不小的出入，不仅要求打分，还要求写理由。

看来，学生与学校的“博弈”又升级了。

同学们看着那张表格，绞尽脑汁也没有写出半个字来。其实他们心里有话，可是谁会说什么，谁愿意为了一张评教表去得罪老师呢？

没办法，虽然对某些老师不爽，还是违心的填了满分，说了一大堆老师的好话。

当然，有些胆大的同学照旧给了某些老师零分，外加“不解释”。

每一年的评教表是要直接上交学校的，这一次，却不幸被“僵尸脸”截留了。

“僵尸脸”面无表情的一张一张翻看评教表，可是其中的结果却叫她很难受。虽然在市里领了不少“教学能手”的证书，但是班里同学给她的评分却一直不高，而这一次，她又遇到了“熊市”。

“岂有此理，我整天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你们能靠一个好大学吗？”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抄起那一摞评教表，打开办公室门，“噚、噚、噚、噚”地走进八班教室。

“砰！”

“僵尸脸”把评教表摔在讲台上：“大家觉得这次填表认真不认真？”

鸦雀无声。

“怎么不说话？”

^① 计算机底层的程序语言，可以操作硬件。

^② 一种高级程序语言。

仍然没有声音。

“好，既然大家不说，我就说。我知道我有些做法大家不赞同，不理解。你们对我怎样，我可以不在乎。这份表格是需要你们如实填写，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是你们想怎么填就怎么填的，什么也不说了，发下去自己改，欧阳玉茹，下课收齐，我再看看。”

与此同时，“四方头”却显得很淡定，毕竟是有二十五年教龄的老教师了，什么学生没见过。她也知道，“评教表”这东西其实只是走一个过场，即使交到学校，也没人看，只是当废纸扔掉而已。

所以，她选择了对学生进行“洗脑”。对台下的同学说：“大家抓紧填，填完了交上去。其实这东西就是让大家发泄情绪用的。唉，看哪个老师不顺眼就给他个低分，反正交上去也不看。”

下面的同学对她略显做作的腔调没有一点反应。

“你们知道高考有多重要吗？那是决定你是人才还是垃圾的考试！”“四方头”继续在讲台上慷慨陈词。

“呸！什么垃圾，那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齐谦在自己的座位上小声地嘟囔，偷偷看着游戏攻略。

“所以嘛，大家有填这个表格的时间，不如多看课本，多做几道数学题，多背几个单词，比什么都强。”

此时舒涵已经完成了作业，在课本上画小人玩。

“至于说玩，那都是小孩才做的事，再说考上大学，有你玩的。还有就是都给我好好听课，谁要是给我出乱子，捅娄子，我可就要罚谁了。”

冷冰一声不吭，坐在那里发呆。

再说八班，李炅根本就没有把“僵尸脸”的话放在心里，评教表发下来，他也没再多看一眼，放在一边。

反正从初中就有这种活动，也没见那些教的不好的老师有多少改进，与其浪费这个时间，还不如先完成作业，然后多看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呢！

褚帅呢，恶搞的本事在此得到发挥。写了一首藏头打油诗：

老师教学很好啊！

就是得瑟让人恼，

不管么都让做题，

每天一张A4纸，

还拿套题来充数^①。

欧阳玉茹就不用多说了，一直是“好孩子”，所以老师也很少批评她，至于学校和老师安排的任务，前面已经说过了，绝对是不折不扣的完成，不管同学怎么看她。

到了下课，表格也收上去了，放学。

齐谦松了一口气，紧急集合似的收拾书包，飞也似的冲出教室，跑酷般的跳下楼梯，动作敏捷的像只猴子。然后直奔车棚，骑上车子，火箭似的蹿出校门，直奔“内个大陆”^②。

李炅等舒涵收拾完东西，聊着天一起下楼，李炅问舒涵：“汇编程序我倒是看过有人破解程序的时候用来反编译的，不过这种语言现在用的比较少了，吧？”

“怎么说呢，我倒是觉得很有用，因为用汇编写出来的程序比较小，而且能直接操作硬件嘛，哈哈，如果学习没那么紧张的话，我倒想尝试自己编写个系统呢。对了，如果可以的话，你搞到什么木马病毒程序，让我帮你分析就行啦。”

“哈哈，行啊，说不定我得求你帮我做个免杀的病毒呢。”

^① 每行第三个字，你懂的。

^② TDF 游戏所设定的虚拟世界。

“你不会想盗那个美女的QQ号吧？”

“哪有啊？我是想……”李灵一时语塞。

“想什么？看来我是猜对咯。”

“想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

“算了，这活我揽下了。”

“什么嘛，我又不是不会C++，自己动手也行，只是加壳我觉得不给力嘛。”

“哈哈，你是想让我帮你做一个谁也没见过的壳吗？这我仔细琢磨琢磨……嗯，行。”

这时，李灵的手机突然震了两下，虽说学校不准学生带手机，但是李灵总是表示压力不大，他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①：

龙飞：

我要向你挑战，你别以为你的黑客技术很高，你也只是给学校的网络造成一点点麻烦而已，不算什么。

我是谁并不重要，只是你这回有对手了。这次给你个病毒程序，里面可是有惊喜的哦！尽早给我破解出来。

祝你好运！

挑战者：隐身人

李灵看完邮件，手机往口袋一收，对舒涵说：“看来我们有个熟人要给我点麻烦了。”

“谁啊？”

“不知道，自称‘隐身人’。”

“我还真想不出我们认识的人除了你还有谁会黑客。”

“咳，不管他，没什么意思。咱们撤。”

话说褚帅今天留校打扫卫生，干到起劲，张口大唱：“我刀，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依然是他破锣般的嗓子和上下不超过一个半音的走调，而欧阳玉茹冷冷的坐在一边，看书，并不注意褚帅那小子在那抽风。

差点忘了说了，欧阳的父母从来不同意她骑自行车上学，怕出危险，怕丢车。当然，也不让她坐公交车上学，理由更多：一怕晚点迟到，二怕“公车痴汉”，三怕坐过站，四怕……

总之，每天的上下学都是车接车送。她呆在教室，是等父母来接。

而褚帅，打扫完卫生，以最快的速度闪人，然后一气跑到公交站牌下面。这个时候，欧阳家的车也到了。

“今天学校搞学生评教了，同学做的都不好，他们都不认真。”这是玉茹的“被习惯”，对父母是“早请示，晚汇报”。

“哦，知道了，回家赶紧写作业，晚上准时练钢琴，准时睡觉。”父亲用带着威严不容反抗的语气对她说。

玉茹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她的父母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在怀孩子之前，就对孩子的一生做了规划：怀孕5周开始听音乐，怀孕10周讲故事，1岁学会走路，2岁学会说话并开始教英语，3岁学钢琴，5岁学舞蹈，6岁上学并开始学习奥数，8岁钢琴过四级，16岁之前到钢琴十级……

要让孩子达到这个要求，需要孩子每天6：00准时起床，早了晚了都不行，5分钟梳洗完毕，背半个小时的单词，30分钟吃完早饭，然后父母送去上学，每天还有定量的奥数题，晚上9点练钢琴，十点半睡觉。

^① 手机可以收电子邮件的，不管是手机自带的功能，还是安装了额外的程序。

即使是放假，父母虽说会带孩子出去玩，可是也仅仅是很少的时间，大部分时间仍然在拼命的学习，而且从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玉茹的父母为了孩子能成才，拼命的往辅导班，兴趣班里面砸钱。

孩子毕竟是孩子，有时候也会偷懒，这个时候，做父亲的唱张飞，做母亲的唱关公，对孩子“胡萝卜加大棒”，时间一长，孩子也就乖了。

她很羡慕别的女孩，她们可以爱美，可以长发飞扬，可以穿短裤，可以……，但是她不行，没时间，而且父母不允许：“小孩子要这么漂亮干什么？臭美！”别的女孩在父母怀里撒娇，她不行，父母会说：“没规矩。”

当大人都夸她懂事的时候，她有时还是会小小的高兴一下子的，父母在他们面前会很高兴，可是人一走，父母却对她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表现的不错。”

同样的晚上，玉茹写着写着作业却走神了，她突然觉得自己好累，可是想想父母整天在她面前说，她赶上了好时候，应该努力，要不然以后到了社会上怎么出人头地，父母给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必须努力。

没有办法，只有好好表现，要不然以后怎么办？

九点，《梦中的婚礼》《秋日私语》《水边的阿狄丽娜》《致爱丽丝》准时响起，她已经完全没有了感觉，只是机械的在黑白键上按着熟悉的音符，虽然有的时候眼前会浮现起乐曲里面那些美丽的画面，也幻想自己如果是女主角会怎样，但此时总是会不幸冒出几个不和谐的音符，从头来过……

此时齐谦已经在“内个大陆”拼杀累了，草草的关了机，回家。

家里没人，他的妈妈在“围长城”，老爸常年出差，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

书包一扔，往床上一躺，睡觉吧……

太阳准时从地平线升起。

“早啊！帅灵！”

舒涵和李灵在楼下碰头，然后上学。

“嗯，我还是觉得吧，你得帮我忙。”李灵张嘴就向舒涵求助了。

“怎么了，不会你真想盗号吧。”舒涵嘴角一翘。

“不是，我这回遇到一点小麻烦。”

李灵昨晚上网的时候，看了一个他平时喜欢的网站，可是电脑却突然报告内存不足，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被种马了。这才想起来，那个“隐身人”的邮件。

“我去，这家伙动真格的啊，不怕犯法啊！”

还好的是，他很快找到了那个木马程序，但是没有删掉，他更喜欢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放在一个随身的优盘里面。

“没想到那个隐身人动作还挺快，看来我只能应战了。”李灵嘴一撇，掏出那个优盘，“我想里面的东西你会很感兴趣，不过打开的时候要小心，稍不留神，你的电脑就得干掉重做了。”

“嘿嘿，我才不担心呢，你手里的这些东西我在Linux^①系统下面分析就成了，我猜你这里面还没有针对这个系统的病毒吧，这事包我身上了。”

“喂，不了个是吧，Linux不是很难用吗，而且听说还是用键盘输命令的，我捣鼓了这么长时间黑客，才学会几条简单的命令。”

“唉，看来您老真是Out了，找个时间给你看看截图吧，吓不死你，顺便说一句，差屁我只是在虚拟机里面装上，必要的时候用，平时用那个就足够了。”

“那……好吧，这事就拜托你了！”

……

① 一个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由芬兰人 Linus 发明，不是 Windows！

教室里。

早上第一节课，八班上英语，“僵尸脸”的课。

“同学们把书翻到30页。今天讲Unit 3, Rules are Rules.”

英语的教学从来都是这样，先讲一遍单词，然后读一遍课文，画出课文中重点的句子和词组，然后讲讲意思，最后背过某一段，完了。

“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只要是订好的规矩，大家一定要遵守，规矩就是规矩。”

同学们一点反应也没有，都习惯了这种无时无刻都要听课，没有质疑，没有一点创新的学习方式。

“接下来提问一下大家，褚帅，take care of什么意思？”

褚帅慢腾腾的站起来，拖着长腔回答：“小心，提防。”

“对了，sit down please.”

“欧阳，cope with.”

欧阳站起来，一句话不说。答案明明就在嘴边，可就是吐不出来。

昨晚她又失眠了，脑子里面很乱，想起了舒涵，虽然她一直不喜欢舒涵。以她打小受的教育，舒涵完全没个女孩该有的样子，尤其不像是个女学生该有的样子——爱打扮自己，很爱开玩笑，又有点男孩子气，经常在校服上搞点小“创意”，还经常调侃老师，笑起来也很放肆……总归，自打上了高中以后，舒涵的出现对她的“女孩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但是这种不喜欢里面却有着一点点的嫉妒和想要了解的冲动。人有时候总是这样，越排斥的东西，越是“手贱”得想去接近，老师的提问直接打蒙了她。

“梁楚，have experience to.”

欧阳站在那，一脸沮丧。

下课了，欧阳被“僵尸脸”叫了出去。

“怎么了，今天上课怎么走神啊？”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欧阳依然是一种怯生生的语气，声音很小。

“唉，下次注意。回去复习一下。”

中午，食堂。

褚帅对李炅说：“那啥，听说你和九班那位传说中的‘绩优股B’接头了？”

“我去，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看到的啊！”

“我擦勒，你洋相大王也就算了，什么时候成狗仔了？”

“嘿嘿，谁让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呢？”

“你小子不会想八卦一下吧，好吧，她跟我住前后楼，咋样，这个料够猛吧？”

“嘿嘿，要不我想办法给你撮合撮合？”

“玩蛋去，你这熊孩子整天就琢磨这事啊，回头写个程序毙了你。”

“对了，那女孩咋样啊？”

“什么咋样啊？不就是个很自信的女孩嘛。”

“你真对她没感觉啊？”

“我去，你有完没完啊。”

“嘿嘿，祝你好运咯，我吃完了，先闪了，拜拜！”

褚帅放下筷子就窜了，留下李炅在哪一脸无奈。

作为李炅的死党和最佳损友，褚帅一直尽职尽责，八卦什么的对他来说，都算是家常便饭。但是李炅真正遇到什么事情要他帮忙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含糊。

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教室是锁门的，老班虽然也有钥匙，但肯定是不开门的，他们也得吃饭，甚至午休嘛。所以拿着班里钥匙的褚帅，也就练就了快速吃饭的本事，第一个

回教室，开门，等别的同学回来。

中午的学校，一片安静，回家的同学也就回家了，而不回家的同学，都在教室里呆着，要么自习，要么睡觉。操场一片安静，学校有规定，中午不准打球，一方面是怕影响午休的同学，一方面也是不想学生乱跑。

吃过午饭，中午从来不睡觉的舒涵在看杂志，而冷冰回到教室，趴在桌子上就哭了，舒涵问她怎么了，她就是不说，只是哭，看起来让人心痛。其实冷冰的表现，舒涵一直看在眼里，而热心的她，却很想让这个冰冷的女孩变得开朗起来，至少，能不那么痛苦。

可是冷冰的内心，就像一个保险箱一样，打不开。人呢？一整个下午都看起来心神不宁的。

好不容易熬到下午放学，舒涵和李灵碰头，见面就说：“班里有个同学哭了，我看起来有点难受呢。”

“唉？我今天中午吃饭回来的路上看到你们班一个女孩捂着嘴在跑，看起来哭了一样。”

“嗯，不知道她怎么了。”

“她从校门那个地方跑过来的，我也没注意。”

“唉，我想她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问她她也不说。”

“先别想了，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能得到答案，那个女孩我印象里面很孤僻的，如果有你这样一个朋友，我想她应该会好一些的。总之，先回家吧。”

“和我想的一样，不过以前不知道怎么接近她，她给人的感觉总是拒绝”

“好吧，”李灵装腔作势的说“交往，从帮忙开始。”

“噫……你还挺能演的啊？你给支个招呗！”

“呃……惭愧，我暂时没想法。”

“唉……真是的，笨啊！明天我就能让她感到温暖，信不信。”

“好吧！祝你好运。”李灵做了个擦汗的动作。

“对了，你早上光把优盘给我了，貌似忘了说是哪个程序吧，要是全分析一遍，你这是谋杀，会把我累死的！”

“我那里面的文件都是按照发现时间命名的，你找找那个最新的就对了。”

“好吧，给我留个Q吧，我今晚分析完了就告诉你结果，你晚上在线吗？”

“哎呀，肯定啊，好吧，今晚再聊。”李灵给她留下QQ号，然后，说了再见，回家。

“老爸，老妈，我回来啦！”李灵一进门就喊，“两支绩优股碰头啦！”

“啊？绩优股？我没见到今天报纸上有这条消息啊，快说说，这事肯定有意思。”李灵的老爸总是对孩子的话题很感兴趣。

“对啊，这两天我认识一个女孩，叫舒涵，太投脾气了，这人比我厉害，我会C++，她会汇编，她的那个绩优股B。”

“汇编，你老爸还真不知道，那玩意很难吗？”

“岂止是难，那些概念就已经让我头晕了。对了，老爸，你说这有人想找我挑战，给我发了一个病毒，他想干吗？”

“看来我儿子遇上对手咯，觉得你是高手嘛，你想咋办？”

“咋办？应战！你见过你儿子在这种事情上退缩过嘛。”

“对！看看他是谁，哦，对了，要我帮忙吗？”

“呃……帮什么忙？”

“你不知道你老爸鬼点子多嘛。”

“好吧，必要的时候会找你的，哈哈，吃饭咯，回头舒涵还要告诉我那个病毒到底是什么呢？”

“孩子他妈！做好饭了没？”

“成了！小帅哥。”李炅的妈妈，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

“嘿！我都一把年纪了，还叫我小帅哥？”

“叫你干什么，我叫儿子呢，对了，记得叫新交的朋友过来玩哈！”

“行啊，是个美女。”老爸带着点不正经的语气对老妈说。

“我说老爸，别想歪了！”李炅在一边，无奈于老爸的八卦。

晚上，李炅打开电脑，看到有好友申请：“喂，龙飞，快加我啊！”，名字是“蓝色天使”。

“怎样，分析出来了么？”

“唉，太坑爹了，这个程序就是个死循环，不断的动态分配内存，导致内存占满，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我在这发现了一段文字，是批判教育的。”

“哈？这人挺有意思啊，好吧，把那段文字发过来吧，看来这哥们有点愤青啊。”

“好啊，不过基本上说的还算有道理。”

舒涵把那一段从程序中分离出来的文字发给李炅。

“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我们学校整个就是一个以校长为资本家，以老师为监工，榨取学生剩余时间和剩余精力的地方！老师讲课，张口去年高考题，闭口前年高考题，张口多练习，闭口多做题，我们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做，我们只是机器，有木有！”

这一篇文字，战斗气息很浓厚，每一句都是对教育模式的批判，不过看到结尾，李炅笑了。

“不错嘛龙飞，没想到你还能破解出这个病毒，好吧，我暂时没想好接下来怎么挑战你，发个邮件向我汇报一下吧，等我想好怎么办再通知你，这两天嘛，休息一下，好好上学！隐身人敬上”

李炅一琢磨，这事挺怪的啊，先不说这人怎么知道我的邮箱，还知道我电脑水平很高超，虽然我是借了舒涵同学的力。好吧，应该是认识我的人，邮件回复一下。

“隐身人啊，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似乎也不想告诉我你是谁，我还是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较量，顺便说一句，乱传危险的东西，小心警察哦！”

第二天。

冷冰还没有来上学，桌子上多了一瓶绿茶，上面贴着一张纸条：“早上好，记得微笑哦！舒涵”

5分钟后，冷冰进来了，看到桌子上多了的东西，有点好奇，看完纸条，还是扔在一边，回了一张纸条：“谢谢你！”

舒涵看到纸条，顿时觉得有些沮丧，天哪，你怎么就只回个谢谢啊，太不给力了吧，不过还好，总比什么都不回强，慢慢来吧！

想到这，她出去找李炅了。

“喂，李炅，出来！”

“怎么个情况？”李炅看到舒涵，马上从自己位子上跑到教室门口。

“有希望。”

“好！”

“闪了！”

4. 过去完成时

上课总是差不多的，老师在上面讲，下面的同学拼命记笔记，然后偶尔回答一下问题。就这样，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讨论，除了书上有讨论题的时候，但这个部分也有可能被跳过。

冷冰坐在那里，仍然开小差，虽然早上舒涵的关心让她感觉到了一丝温暖，但是她还是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人来关心她，她一直都认为自己只是个弃儿，没人爱，从小她就被同学孤立，他们说，他们不跟一个有坏爸爸的人玩，她被嘲笑，爸爸是个西门庆。除了哭，她没有任何办法。

父母从冷冰小的时候就吵架，甚至动粗，家里往往一片狼藉，而冷冰，就往往被晾在一边，或者哭，或者收拾着这些乱七八糟。当她看到别的孩子的父母领着孩子在公园里游玩时，就低下头，或者扭过头去，不让自己看那些美好的画面。

她心里明白，她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她有个硝烟弥漫的家。可是，舒涵看起来很热心的样子，她真的不会伤害我吗？

她决定，继续观察。

在舒涵看来，虽然和她的接触不太顺利，但多少还是有了一定的成就。看来还得继续努力啊，不过这种人，防卫心理肯定很重，最好是能让她对我卸掉伪装，好吧，继续努力。

又过了一天，早上，仍然是一瓶绿茶，一张纸条：“try to smile. ^_^”

冷冰看到了，心里仍然满是疑问，她可以信任吗？

再过了一天，同样还是绿茶和纸条：“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她决定，还是回一张纸条吧：“你想做什么？”

“你那天哭了，我很难受，我看得不得别人哭。”舒涵回复。

“我不相信你，很多人都说同情我，伤害我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狠！”

舒涵一看，晕，合着你还是不相信我啊，好失落！看来还得慢慢来啊，好吧，继续回复：“时间能证明一切的，虽然我不知道你现在到底怎么了，我希望你能快乐起来。”

没有回复。

晚上放学的时候，舒涵对李灵说：“唉，努力这么几天，还是没什么用，愁死人了！”

“喂，一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自信满满的嘛，怎么才过了几天，就成了斗败的公鸡了？”

“切！你除了笑话我，你倒也给点主意啊！”

“要不，抱抱？”

“抱什么？抱你就算了。”

“唉，真笨！抱她啊？”

“好吧，你这主意也够馊的。”

过了几天，中午舒涵吃完饭，正准备回教室，看到冷冰从学校外面跑进来，显然是哭的样子。

“抱抱？”她突然想起李灵的话，于是迎上前去，紧紧抱住了冷冰。

冷冰心情很低落，突然有个人抱住她，本能让她想要逃开，可是那么紧，让她无法挣脱，也只能趴在舒涵身上痛哭起来。

“冷冰啊，怎么了？”

“我……我看见……我爸爸了。”冷冰抽泣到连说话都很困难。

“嗯，然后呢？”

“他……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你认识吗？”

“我……我不认识，可是她就……就……就住在学校附近，前几天我……我也看见过他们。”

“来，抱抱，抱抱就好了”舒涵感到此时的冷冰就像一个小孩一样，需要给她安慰，既然前几天说话没有什么用，看来也只能用这种办法了，想不到李灵这小子挺有经验的嘛！

而这一抱，对冷冰而言，就像一股暖流温暖了全身，从小到大，甚至于她的父母，也没有这样在她难过的时候，拥抱过她，给她温暖。

“舒涵，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这样对我的人，我真的，以前不相信任何人，我对他们敞开心扉，他们却践踏我的内心，他们嘲笑我。我家从我小时候一直在吵架，天天吵架，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就那么幸福，为什么我就只能看着他们幸福，我不服啊！知道吗，舒涵，我都不敢看那些领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家庭，我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那种幸福，我真的好难受，好难受！”

舒涵明白，对孩子来说，父母是他们情感成长的重要因素，此时此刻，她决定什么也不说，让冷冰把内心的痛苦都发泄出来，至少有了一个倾诉的对象，对她而言，就不会是什么坏事。

冷冰哭着哭着，渐渐的平静下来了。“冷冰，我们回去吧，休息一下，下午还要上课呢。”舒涵轻声提醒她。

她们回到教室，冷冰坐在舒涵旁边，睡着了，舒涵抱着她。

从这以后，冷冰总算有了朋友，下课的时候，她总是叫上舒涵，站在窗口向外看。表情也开始变得不那么冷漠了。

中午放学的时候。“冷冰，走，咱们吃饭去！”舒涵总是叫着冷冰。“我先拿几本书行不行？”“不着急。”

她们刚刚走到楼梯口，一个人跑过来，结果没刹住车，装上了冷冰，书本散了一地。

“啊！对不起！我帮你收拾吧！”

是齐谦，他这是准备去网吧。

“没事吧？我太冒失了！”齐谦一边帮着冷冰收拾书，一边道歉。

冷冰勉强的嘴角一翘，点了点头，舒涵在旁边说：“她没事啦，你抓紧跑吧，晚了等学校关门就来不及咯，我们自己收拾好了。”

齐谦也顾不得听舒涵的话，更顾不得去网吧的事了。他把书敛起来整理好，交给冷冰，“真对不起，书收拾好了，我去了。”

虽然齐谦看起来很不合群，经常出去上网，学习不好，老师总是找他麻烦。却不是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孩子，他觉得，学校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实在是一种煎熬，不如游戏有意思，至少可以行侠仗义嘛！至于这一次，“行侠仗义”的机会，怎么能放过呢？

在去网吧的路上，齐谦在想，冷冰这个女孩，平时都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可是这次近距离的接触，感觉还不错呢！跟网友都聊厌烦了，多个现实中的朋友也不错。

嗯，要不就不去网吧了，去会会她吧。

想到这，齐谦扭头就往学校走，刚进校门，学校午休的铃就响了。

“唉？你不是去玩游戏了吗？怎么回来了？”舒涵看见齐谦这么早回来，觉得很新奇。

“最近游戏没什么新活动，有点无聊，还有，总跟网上那帮人聊，有点腻，今天换换口味了，不知道您和这位美女有没有时间。”原来齐谦还挺绅士的。

“好吧，对了，那个游戏什么情节啊？”

“一个架空的世界，然后在内个大陆，一帮勇士，为了正义的名义，与各种邪恶作战，玩起来是挺爽的，不过最近没什么活动，升级太慢了，有点无聊。”

“嘿嘿，对了，美女多不？”

“美女，算了吧，看起来都好假呢，我还是喜欢自然的，那个游戏还是男的玩的多。都是哥们，出什么事，都能来救援的。感觉挺好。”

冷冰静静坐在一边，听着他们说话，她在想，如果我身边有一些真正关心我，能给我温暖的人多好。就像齐谦讲他在游戏中的那些经历，互相帮助的感觉。

“知道吗？我以前都是不敢进学校食堂的，从舒涵，你出现在我的生活以后，我才敢

去的。”

“为什么？”舒涵这才意识到，在她认识冷冰之前，从来没在食堂看见过冷冰。

“我害怕别人看着我。”

“啊？有人看着你？”齐谦显得很关心。

“所以我都是中午出校门买点东西，躲在一边吃，然后才回来。”

“呃，我能不能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怕在食堂被人看着吃饭呢？”

“我不想说。”

“好吧，其实没关系嘛，我也不在食堂吃饭。不过好久没有跟真人坐在一起说话了，感觉不错。”

“呵呵，我也挺高兴能认识你。”舒涵总是在笑。

这一次聊天，这三个人相处的倒还算愉快。

往后的日子基本差不多，齐谦下课跟两个女孩呆在一起，中午还是去玩游戏。

周末了。

“玉茹，练琴去！马上就考十级了！”仍然是父亲刻板的声音。

钢琴十级马上就要考试了，而欧阳每天都像机器一样，被父母盯着练琴。

“错了！”欧阳弹错了一个音，而父亲的声音有如雷霆。

“又错了！”在同样的地方，欧阳又弹错了音。

“笨蛋！错了！”欧阳还是弹错了。

虽然欧阳从小学钢琴，按说这么个逼法，也应该有很好的乐感了，可是欧阳出生的时候，老天偏偏跟她作对，音乐功能愣是没给她装好，bug暴多。

“你怎么那么笨！这曲子难吗？为什么别人都没问题，你就有问题啊！给我练！什么时候练好了，什么时候吃饭。练不好，你今天晚上就不要睡觉了！”

欧阳愣在那里，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她感觉眼前的钢琴就像是一个长着黑皮白牙的怪物，吞噬着她的精神，可是，父亲说的话就是圣旨啊，不能违背！违背父母的旨意就是不孝，不孝是重罪，重罪是不可饶恕的……

“给我弹！愣在那干什么！”

于是，她又开始了弹琴、出错、再弹、再出错的死循环，从早上一直练到下午，没有吃饭，甚至连厕所都顾不得上，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出错，然后一直持续到半夜，终于对了。

“唉，真笨死了，好歹对了，再弹一遍！”

于是乎，她又弹了一遍，还好，没有出错。

“行了，吃点东西睡觉！”

这个时候，“哐哐哐！”有人敲门。

“都几点了！还弹琴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外面的人抱怨着。

“听见了没？这就是你不好好弹琴造成的结果，你要是认真点，能折腾到这个时候吗？明天起来接着弹！给我练熟了为止！”

第二天，玉茹准时起床，然后准时洗漱，吃早饭，然后，练琴。

“停停停！怎么弹的！怎么听起来那么难听啊，照着谱子你还弹那么差劲啊，怎么跟原声差那么大啊！重来！”又是父亲的“雷声”。

玉茹又弹了一遍，但是听起来还是和CD原声差很大。

“怎么回事！你给我听！给我把原声记住！花那么多价钱让你学钢琴，你要是不给我努力，我弄死你！”好吧，欧阳桑^①这种狠话都说上了。

玉茹感觉有些委屈，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可是为什么老爸还让她往上考级呢？可是如果考不上十级，那不是辜负了父母一片苦心了吗，辜负父母的苦心不就是不孝顺吗，不孝

^① 这个是日文的表达方式，即欧阳さん，欧阳先生的意思

顺的孩子肯定不是好孩子！

“快弹！”老爸依旧在耳边催促。

于是，玉茹从头弹起，她小心翼翼的，机械的按着键盘，那动作虽然算不上难看，但是从一个旁观者看来，玉茹的动作够别扭。

还好，经过一番苦练，玉茹总算把这首曲子准确、流畅并且“有感情”的弹下来了。

“行了，今天练到这吧，是不是作业还没写？你看看你浪费多少时间，还怪我们对你太严格了，行了，下午把作业写完！”

不过玉茹是个“好孩子”，青春期正是子女和父母对立最严重的时期，她却一如既往的听话、听话、再听话，不管父母说多么难听的话，她总是绝对服从，就像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

就这样，中午吃完午饭，玉茹就开始写作业了，对别的孩子来说，写作业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对她来说，倒是一种享受，也只有写作业的时候，她还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不那么紧张，但是却经常闯进她的房间，送水果，送水，收水果皮，收水杯。

再说说其他同学吧。

齐谦同学，周末倒是没有出去，但是也没有学习，倒是在纸上写着什么，看起来像是英语，老妈照例在楼下打麻将，偶尔上来喝口水，进齐谦的房间，看到齐谦在纸上写英文字母，就没有太在乎。

褚帅这哥们，他老爸是个大学的“叫兽”，到也是个对中学有点意见的“老愤青”，可是没办法，在面孩子教育的问题上，还是走了老路。不过高中那些知识，对他来说倒不是什么难事，所以也就没有给褚帅报什么辅导班，而是自己来教孩子，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有什么难的，我来！”

当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褚帅老爸对孩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是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文革”，思想还受到点影响，经常对孩子说：“帅帅啊，你老爸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治安好啊，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那么乱，那个时候的人多淳朴啊，唉，现在这些学生吧，在教师里就在那啥（大家都懂的），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事情啊，谈恋爱要被开除的……”

褚帅吧，听老爸讲这些东西耳朵都磨出茧子了，不过他也不往心里去，哎呀，老爸，您老就慢慢回忆属于您老那个时候吧，我对这事没什么概念，所以，就别跟我讲这些啦！我先看书去啦！

一周就这样过完了，周一又要去上课了。

“嘿！李炅，周末干什么去了？我看见你和你老爸一大早就出门了，晚上才回来。”

“出去走路了，我老爸欠我一次，这周末补上。”

“怎么讲？”

“上次我和老爸在家玩《实况足球》，三局两胜。结果，他输了，所以我们约定早上去爬山，下午回来，全程不准坐车，为了监督我老爸，我就跟他出门了。”

“不知道大叔受得了不？”

“嘿嘿，这你有所不知，我老爸身体是真好，他特别注意锻炼。晚上回来，我都累的不行了，他和没事人一样，晚上写文章又写了十多页。”

“哇哦，厉害，我老妈过生日，给我老爸撒娇，让他做饭吃，结果我老爸非让我做饭，我就跟我妈告状，我们就因为这事踢了一上午皮球，到最后，我和我老爸一起给我妈做了一桌子菜。”

“貌似现在会做饭的女孩子不多了吧？”

“我会，嘿嘿，而且吧，我觉得有时候做饭真是一种享受呢，生活嘛，就应该精致一些，这个跟物质没什么关系，要快乐才好啊。”

“真不错，我是越来越佩服你了！”李炅一听这话，立马伸出大拇指。

“是吗？哈哈，以后也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哦，对了，我交了两个新朋友，找时间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谁啊，我能提前知道名字吗？”

“齐谦、冷冰。”

“哈？冷冰是上次不是跟我的那个女孩吗？齐谦我认识，他初中和我一个班的，原来也挺能学的，不过上高中以后，不知道怎么了，总是被老师叫出去好一顿数落呢。”

“是啊，就是那个女孩，我和她现在关系很好啦！唉，齐谦嘛，喜欢上网玩游戏，经常出去呢，不过老师讲课那么无聊，倒也难怪。”

“正好，日后我也把我要好的同学介绍给你，要不咱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喂，搞什么啊！整得跟黑帮交易似的，你说说你整天都想的啥！”

李灵对这舒涵吐了吐舌头，把舒涵给笑的不行了！

“唉，你怎么那么搞笑啊，快到学校啦！”

时钟指向早上七点十五分，虽然上面有规定，早上不能上早自习，但是为了一个叫“生穴绿”的东西，学校还是设立了一个不成文的“下有对策”：不明说是上早自习，是学生自己要求来早读的。

好吧，其实大家都懂，没人愿意晚睡早起，只不过不学习日后就上不了大学，上不了大学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房子、车子、女子神马的都成了浮云，都成了浮云了，这辈子还有意思吗？

于是乎，学生的摘抄本上就有了《我奋斗18年喝咖啡》《就是要学习！学习就是苦差事》这样让人感觉内啥疼内啥紧的文章，就像当年打鸡血一样，这些文章确实很有煽动性，让人头脑一热，然后就拼命学习，不过过了一阵子，人就开始泄劲了，然后继续找新的文章来继续打“鸡血”，如此往复循环。

有人会问，周一不是要升旗吗？其实吧，学校为了“节约”学生的时间，只是老师和学生会同学会去参加升旗，每个月也就有一次全校升旗，虽然程序都一样，出旗，升旗，国旗下演讲，讲的内容无非是“努力学习”“感恩”“爱国”“奋斗”这样的内容，而且每年如此，如果稍有变化，一般是学校召开了什么会议，要部署什么工作。

“In that misty morning I saw your smiling face……”到了学校，学生就开始早读，今天的早读是英语，要背课文，背单词，上课一准检查，而且错一点就悲剧了，“僵尸脸”对学生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单词错一个，全部抄两遍，错两个，四遍，三个，八遍……如果错了N个，好吧，2的N次方。

这招说起来确实有效，没人敢在背单词这事上马马虎虎，谁都不想错他七八个，上百遍的写。当然也有想蒙混过关的，要么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翻一下课本，要么看看周围同学的，总之，能少错一个是一个。

别以为“僵尸脸”不知道这事，只不过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听写完了，就是检查课文背诵，刚才那些想蒙混过关的孩子就麻烦了，她就喜欢叫那些孩子，背不过，好吧，抄课文吧。

“江老师啊，语文教学这个东西，不死记硬背真没什么好办法，你检查的松了，他们一准偷懒，所以得盯好了他们，别看咱俩教的不是一个科目，其实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出错了就让他多写，这样再记不住，那基本不可能。”“僵尸脸”把“四方头”第一次跟她说的这句话奉为“圣经”。

“四方头”是“僵尸脸”在教学生涯上的师父，对于一个二十五年教龄的老师来说，她那些很有特色的教学方法很有效果。只不过对她来说，不过就是学生累点而已，谁让学生本来就是受苦受难的呢，不受苦受难，怎么能考上大学呢？考不上大学，用现在孩子的话来说：“神马都是浮云”。

“《兰亭集序》作者是谁？那个朝代？”九班第一节课上语文，老师一进门就开始提问，“那个谁，谁来着，于洋回答一下。”

“作者是……是王羲之，朝代是晋朝。”她答对了。

“答对了，不过你有停顿，这样不行！我的要求是你站起来要脱口而出，不能有思考的时间，高考啊，时间很宝贵的，都和你这么个想法，浪费的时间往哪找去啊？5遍！”

“四方头”对这些语文常识一直抓的很紧，多年的经验告诉她，如果要在语文的科目上拿高分，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必须要让学生形成条件反射，反应速度要能跟电脑PK，最好是，只要提到一个字，就能抢答出来。

可是，如果出题人拐了一个弯咋办？先提了这个，而后却问了别的问题。

“四方头”这么有经验，难得住她嘛！

这种提问方式她也经常给学生拿来训练，而且很有效果，学生习惯了直来直去的回答，往往没听清老师问的什么就回答了，然后，5遍！

“这不是折腾人吗，一个考试弄得跟打仗似的，唉！”学生被这种教学方式感到很郁闷，牢骚满腹，民怨沸腾，怨声载道……

“四方头”却一点都不在乎，只要你们能给我语文考高分，别的我啥也不管，好好学习才是王道！

语文课总算折腾完了，同学们当然是累的筋疲力尽，可是接下来还有英语，物理，政治要上。

总算熬到了放学，冷冰又跑出校门去了。

下午上课，很多人都是迷迷糊糊的，刚刚睡醒，而齐谦，中午从网吧回来，趴在桌子上就睡觉。屡教不改，老师也懒得再管他了。

这节课是数学，老师讲的是三角函数的变换，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好了，先做个题让大家清醒一下，前年模拟题，动手做。”

数学老师给人的感觉总是这样，很严厉，也很古板。也难怪，数学嘛，说一不能二，虽然那些坐标系上出来的图形总能让人感到大自然的伟大还有和谐，可是一到课堂上，就成了枯燥乏味的谋杀脑细胞的绝佳利器，就单纯这个“1”，就能让人纠结半天，是“ $\sin^2x + \cos^2x$ ”呢，还是要左右加减同一个函数呢？半角倍角公式、周期和图形平移、恒等变换……想必很多人看了名字就已经开始头大了，可是一看高考题，直接没辙，不会啊！

“好了，都做完了没有？现在讲一下，这道题考察了恒等变换和倍角公式……”数学老师依旧很古板的声音，对于这些老师来说，他们甚至都不用看备课本了，每年都讲这些东西，已经成了习惯，甚至，就差说梦话的时候也是这些东西了。

虽然题目每年都变，解题思路却也只有那几套，做老师的，常年累月的讲课，已经熟得很，而对于这些学生，他们却一直听得云里雾里，用他们的话来说：“学不好数学的同学你伤不起啊”。另外有同学说，这些题拿到国外，都是一些数学专业的学生拿来研究的，甚至有人公开悬赏解题。对中国的孩子而言，却是拿来限时解决的，可见，我们的孩子跟老外比起来，是聪明很多。

下课铃响了。“看来大家对这些知识的应用还是不行啊，正好，我总结了近年全部有关三角函数的考试题，课代表找时间到办公室拷一下，大家有想要的，找课代表报名打印。三角函数每年都考，而且分值很高，大家在这一块绝对不能放松要求，就是多做题啊，不做题你就是不会解。”数学老师几乎在每个班都要这么重复一遍。

当然，齐谦那位大神仍然在座位上呼呼大睡，游戏世界太美妙了，甚至他都不想面对现实。他在游戏里行侠仗义，却在现实中“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在游戏里总是能胜利，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他在游戏里飞速升级，却在现实中失去成绩……总归，游戏里面什么都好，他总是能得到成功的感觉。

而冷冰，却仍然看起来心神不宁的样子，脑子里全是乒乒乓乓的声音，再就是女人的哭声，几乎每天，这些声音就像循环的唱片一样，不停的回放，让她心烦意乱，成绩也一直很不稳定。正如前面说过的，她很孤僻，班里最要好的，只有舒涵。

家对冷冰来说，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此时除了外面风传她家这些事，还没人能肯定这些。

忙碌的一天总算是结束了，放学。

冷冰一个人回到家，凌乱的家里一个人也没有，纸片、茶杯碎片、电视机的遥控器、电话机被散乱的扔在地上。

看着凌乱的家，她心里就像刀割一般，于是她疯狂的哭喊着，咆哮着……

她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于是她翻出一张纸，写了一封信：

爸爸、妈妈：

我真的再也不能忍受你们这样没日没夜无休止的争吵，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能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快乐的在公园里游玩，而我就要面对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家？

从我记事起，你们就一直在吵架，我不懂你们为什么吵架，难道我们不能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吗，你们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已经深深的伤害了我吗？

我已经受够了，我要离开这个家，不，这不是家！

你们的女儿
冷冰

写完了信，她就一个人出去了……

第二天，同学们发现冷冰没有来上学。

但是，没有人过问，除了舒涵。

舒涵知道，冷冰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可是从心里，还是担心她。

该怎么找到她呢？

自习课，齐谦又被叫出去了。

“齐谦同学，老师想和你聊一些事。”

“……”

“别以为不说话我就会放你走，数学课上是不是又睡觉了？”

“……”

“作业也没交吧？”

“……”

沉默，对齐谦来说，成了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只要不说，老师就不会抓到自己的把柄，也就不会被叫家长，也就不会因为“顶撞老师”被请进政教处，也就不会给自己惹来太多麻烦……总之，在掌握着自己“生死存亡”的老师面前，沉默是最好的策略，也是最有力的对抗。

“四方头”虽然是个教龄二十五年的资深教师，什么学生没见过，可是面对一个以沉默对抗的学生，她却一直很头疼。对她而言，学生嘴里吐出的半个字都能让她猜到学生在想什么，但是对这种用沉默来回答的学生，她根本没法猜到学生的思想，既然没有目标，也就没有什么对策来让学生排除“杂念”。

但是，她还是猜到了，毕竟中午放学去网吧的学生，不在少数。

“别装了，中午又去上网了吧？游戏有什么好玩的，整天打打杀杀你累不累啊！”

“.....”

“我记得刚入学的时候，你成绩还不错吧，现在看看，你都成了啥样子了，啊？上课也不听，作业也不做，玩游戏能玩进大学里面去？你也不看看玩游戏的都是些啥孩子，没个学生样，怎么，觉得他们那样好啊，跟你说，他们那样，以后只能是垃圾，社会的负担，国家指望着你们搞建设呢，就你这个样子能做什么啊。”

齐谦虽然什么也不说，心里早就开始骂娘了：“我靠，你不找我麻烦会死啊，我不考大学不就成了，反正考上大学也不一定找到工作，有那功夫我还不如自己打工呢，要你管啊，切！您滔滔不绝够了吧？我的忍耐是有限的，OK？擦，还想跟我洗脸啊，洗脸也不能用下水道的水啊。话说唐僧也不过如此吧，好吧，唐僧也没那么牛X，成不成啊！”

老师仍然滔滔不绝的说着，但是齐谦根本不摆她。

教室里的同学，都听得一清二楚，唏嘘不断。

舒涵却在想，冷冰失踪了，她的性格，别再做什么傻事，得想办法把她找回来啊，怎么办，翘课吗？不行，老师一直盯着她，想让她这支绩优股再突破涨停。即使告诉老师，老师也未必允许她去找冷冰。可是冷冰一个女孩子，万一被欺负了怎么办？

她嘴角一翘，有办法了！

教室外，“四方头”的演讲总算结束了，放了齐谦。

舒涵写了一张纸条：“齐谦啊，我们去找冷冰吧，你也看见了，她没来上课，我怕她再做出什么事来，我也叫上李炅，不过我们都是在老师眼皮子底下的人，不太自由，如果我们不方便的时候，拜托你找到她。”

齐谦被老师教训了一通，很郁闷，但一收到舒涵的条子，也立刻回复：“这事妥了，我只要能翘课，就去找她。”

放学以后，舒涵依旧和李炅碰头：“我们班冷冰没来上学，我怕她出什么麻烦。”

“她到底什么情况啊？”

“她让我不要说的，我想现在的情况，让你知道也无妨了，她老爸有外遇了，然后她家整天吵架，闹的很凶，我想冷冰是真的崩溃了。”

“唉，现在这些中年人啊，整天说我们怎样怎样怎样，现在看来，他们也不比咱们好哪里去嘛！”

“唉，没办法，要是都跟我妈那样，哪个老公会出轨啊。”

“哈？你老妈硬生生把你老爸给治成了‘妻管严’？”

“嘿嘿，还真不是，我老妈嘛，经常和我老爸聊一些‘限制级’的话题，当然，我是偷听到的。”

“啊！你也太内啥了吧？”李炅吓出了一身冷汗。

“什么啊，赶快回家问问你老爸和老妈，这一课得让他们抓紧补上！”舒涵显得有点小紧张。

“呃……好吧，没想到你还好这一口。”李炅出了一身冷汗，跟一个女孩聊这种话题实在有些尴尬，虽然老爸也给他讲过这些东西，可是跟异性讨论还是第一次。

李炅回到家，一进门就拉过老爸的手，小声的说：“老爸，我有个困惑。”

“怎么了，你跟那个女孩在一起了？”

“嘿，别打岔，哪有这种事啊，我想问一下，你和我老妈晚上会聊天吗？”

“肯定啊，两口子嘛，睡觉前肯定要说说话嘛。”

“聊过那种比较那个的话题吗？”

“哪个啊？”

“就是那个啊？”

“哎呀，直说不就成了嘛。”老爸当然一头雾水。

“就是比较‘色’的话题啊。”李炅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哈哈……”老爸看到李炅有点略微尴尬的表情，大笑起来，“两口子之间什么不能聊啊，我和你老妈天天聊。”

“那有两口子不聊这事吗？”

“其实有的，毕竟嘛，很多人对性的话题，就像你一样会感觉尴尬。还记得不，那次我说你已经成为男人的一天吗？”

那是李炅上初中的时候，某一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自己的内裤不像以前穿起来那么舒服了，脱下来一看，有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痕迹。虽然老爸曾经告诉过他，这事很正常，但是他还是觉得有点害羞，一直不敢出自己房间的门，直到老妈来敲门。

总算出来了，老爸立马给他一个拥抱：“恭喜你啦！你也是男人啦！”

……

“哎呦，别说了好不好，羞死了！”想起这事，李炅还是有点难为情。

“其实，这些事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能说吃饭怕噎死就不吃饭吧，只不过一直以来我们把这事当作禁忌了，你看看你不也受到影响了吗？”

“好吧，老爸，舒涵跟我说，她们班冷冰同学因为父母吵架离家出走了。”

“哎呦，这事可真麻烦，明天老爸给报社交稿，顺便让报社看看能不能找到她。”

“这样好吗？”

“要不你和舒涵商量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给我发个短信。”

“嗯，就这样！”

第二天。

“舒涵，我老爸说，他打算动用自己的关系，在报社发布寻人启事，你看成不成？”

“不太好吧，我想冷冰这样一个脆弱的女孩，她应该不希望自己的事弄得满城风雨吧，至少，我对她的了解是这样。”

“我现在就跟老爸说。不过咱们也不能等着啊，可是咱们上哪找去呢？”

“唉，确实是个问题，不过我跟齐谦说了，他说他只要能逃出学校，就肯定去找。”

“嗯，让他找，倒也不错，他挺会办事的。”

“要不我们放学以后也去找找看？”

“行，就这样吧。”

就这样过了几天，冷冰一直没有出现。

冷冰的父亲是一个老板，据小道消息称，他整天出入什么商务会所和酒吧歌厅，当然还有洗浴中心。

但这还不是最猛的料，正如前面冷冰看见的，这位老板“拿下”了他的秘书——一个本来就爱慕虚荣的女子。

人们都说这样的男人应该是“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可问题是他的妻子，也就是冷冰的妈妈，却成了一杆随时都要倒下的“红旗”。

说起来，冷冰的妈妈是个及其淑女的人，给人的感觉不是很端庄，而是太端庄了，甚至让人一看就有一种敬畏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冷老板也是看上了冷冰妈妈的这种气质，一冲动就下定决心追求了。可是冷老板却不是一个会珍惜的人，在别人看来他运气好娶了一个“贤内助”的时候，他却总觉得冷冰的妈妈是个“木美人”，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也不会，打扮更不会。结婚以后，除了整天操持家务，似乎别的什么的都不干，冷老板觉得这个家太没意思了。

冷老板风流成性，做妻子的肯定是看不惯，于是，从冷冰小时候起，他们就一直吵架。而冷老板又是个大男子主义非常严重的人，就是觉得全天下的美女都是他的才好，而家中这个“黄脸婆”，就该为自己服务，男人嘛。离婚这件事，他们也闹过，条件谈不拢。至于

冷冰出走这一次，他们是真闹崩了——他们各自离家找律师，要打离婚官司。

冷冰一直在大街上闲逛，好在手里有一些钱，也没饿肚子。可就在走进一个昏暗的小巷时，遇到了一帮“阿飞”。

她吓得扔下身上的钱，转身就跑，还好没让那帮人追上，至少没有像电视剧里一样，女孩子被抢了钱，然后被调戏。

舒涵和李炅，放学以后并不直接回家，而是到他们能想到的地方去找冷冰，可是这个城市那么大，谁知道这样一个女孩她会躲在哪里。

就这样一个星期后，当她饿着肚子拖着疲惫的步子在一个网吧附近转悠时，却碰到了逃课出来找她的齐谦。

“冷冰，总是找到你了，我这几天天天逃课，舒涵这几天都急死了！”齐谦问她。

冷冰不说话，眼里噙着泪水。

“怎么了？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就这样，这几天还跟大家玩失踪，你到底怎么了？”

冷冰呜咽着说：“没什么，你别管。”

“好吧，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就算了。有没有吃饭啊？”

冷冰没说话。

齐谦拉起冷冰就走。

“干什么啊？”冷冰感觉很意外。

“还好我带钱了，先吃饭吧。”齐谦拉着冷冰，找到一家面馆，“老板，牛肉面一碗！”

这时冷冰依然没有说话，而齐谦就一直陪着冷冰坐在那里，直到面条端上来。

毕竟是饿了好几天了，冷冰拿起筷子，很快就把一碗面条一扫而光。

“好受些了吗，冷冰？”

“谢谢你，齐谦。我爸妈吵架，看样子要离婚了。”

“嗯，我知道了，没想到，原来你心里承受着那么大的压力，唉，现在的人都怎么了。”齐谦用有点自言自语的语气说话。

“舒涵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你是第二个知道这个情况的。我不希望别人知道，可是，别人真的能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没关系，就是知道有怎样，他们还能反了天不成吗？”

“你不懂的。”冷冰看着窗外的车流和行人，“说不定，他们也知道。”

其实这个时候，冷冰的父母已经急疯了，甚至，他们还报了警。

此时，冷冰已经回到学校。接到老师的电话，她的父母急匆匆地赶到学校，这才看到了浑身脏兮兮的冷冰。

齐谦当然没有回来，他只是问冷冰：“你接下来去哪呢，是回学校，还是和我去玩游戏？”

“我想我还是回学校吧，真的谢谢你。”

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乌鸦嘴，把冷冰出走的原因捅了出来。

“哎呀，那个女孩啊，整天就是一个人，她家这样还装什么清高啊，没人疼的孩子就是一根草。”

“啊，是吗？那个女孩吗？”

冷冰总是感觉回到学校以后，总是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怎么了，怎么我一回来，就有人对我这样啊，是他们出卖了我吗？”冷冰习惯性的开始怀疑舒涵和齐谦了。

“舒涵，这事咋办啊，怎么一回来，就这么多人对冷冰这样啊？”齐谦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但是却无可奈何。

“不知道，可是，会不会是老师啊，谈话的时候让同学听到了？”

“有这种可能，问题是谁那么犯贱啊？”

“不好找，老师办公室一直都有人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法排查。”

“齐谦！”冷冰过来了，“你是不是出卖了我？还有你，舒涵！”

“我们，没有啊，我们也听到有人说你了。”

“我不信！”说完，冷冰扭头走了。

放学了。

“唉，冷冰怀疑我和齐谦出卖了她。”舒涵在回家的路上，对李灵诉苦。

“也是，从冷冰回来以后，就总是有一些人对她指指点点的。”

“你说会是谁呢？他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

“这个不好说，但是咱们学校的狗仔是不少。而且从入校以来就一直有她的‘小道消息’在传，如果我的推断没错的话，那个狗仔有可能在冷冰出走以后就到处乱说了。”

“唉，冷冰已经很受伤了，我一定要找出那个家伙！”舒涵看起来很愤怒，“混蛋！”

事实上，李灵的推断还真对了，我们让时间回到冷冰出走的某一天中午。

“我跟大家说哈，那个女孩她家又出事了，听说那个女孩没来上学呢，她爸妈要离婚啦！”

“哈哈，怪不得你一直都说那个女孩家里有事呢，看来真的有事啊，看她那样吧，自命清高，唉，果然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我就住她家附近，而且小学的时候就认识她嘛，她啊，从小就这样。”

“哦，哈哈，有意思。”

第二天的中午，齐谦并没有去玩游戏，最近玩游戏有点多，累了，歇歇先。

下课他就去了食堂，结果听到前面的人在说：“我再跟你爆个料吧，那次她不是回来学校了嘛，然后吧，他爸妈也到了，一看就是要离婚的样子，貌合神离啊。然后吧，晚上回家，我听楼下那帮大婶大妈的就在那聊啊，他们家前一天晚上没有吵架的声音，好像是男的没回家……”

“妈的！原来是你！”齐谦怒了，冲上去，一把抓住那人衣领，“原来是你伤害冷冰！”

“你干吗啊，关你屁事啊！我不知道冷冰是谁。我和哥们在这闲扯惹着你了，滚开！”

“最近还有谁出走吗，最近还有谁被指指点点的吗，最近还有谁的爸妈来过学校吗？”齐谦一听这话，照着那人脸上就是一耳光。

“行，你挑事是吧，放学校门口给我等着！”

到了下午放学，齐谦冲出校门，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放，书包一扔。这时那个家伙刚好从校门出来，齐谦见他骑着车子，冲到路中央，要拦下他。

那人见这个“愣小子”真想打架，心里反而有点害怕了，他准备加速，要冲过去。

“好狗不挡道！给我闪开！”

刚刚冲到齐谦面前，齐谦就抓住了他的车把手：“不是想打架吗，我告诉你，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舌头长的家伙！”一拳就把那家伙打翻在地，而后，两人扭打在一起。

两人似乎分不出胜负。

“嘴长我身上，我说什么关你屁事啊！这是我的自由！”

“你知道你是在伤害别人吗？”

“一个破碎家庭的人值得同情吗？”

这时候，李灵和舒涵也从学校出来了，见到两人打架，大喊：“别打了！”

但是肯定没人听。

那个“长舌公子”渐渐体力不支了，败下阵来。

“行，你有种，我哥们一会下来，有本事你一挑N。”

“我呸！”齐谦一口吐沫喷在那人脸上，“等不到你哥们来了，要么你跟冷冰道歉，要么，我见你一次揍你一次。”

“齐谦！别打了！”舒涵又喊了一声。

这时候，冷冰也从学校出来了，看到齐谦，舒涵，李炅在那，地上还坐着一个鼻青脸肿的家伙。

“你给我起来！冷冰来了，你他妈给她道歉！”齐谦揪起那家伙的头发，指着冷冰。

“我就不道歉，怎么着？”这话让冷冰听见了，她本来是想冷冷的走过的，听到这话，她停住了脚步。

又是一拳，正打在那家伙的鼻子上。李炅见状，要拉住齐谦，但是被推开了。

“我看看你是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齐谦！不要打了！我错怪你们了！”冷冰说话了。

“行了，你给我看好了，她发话不让我打了，我就放了你，以后再让我听到你敢说她什么坏话，我割了你舌头！”齐谦松开了那个家伙^①。

那家伙虽然嘴硬，可是，胆确实吓破了，狼狈的爬起来，骑着车子走了，而他坐过的地上，却湿了一片。

“对不起，舒涵，对不起，齐谦，我错怪你们了，那个人是我小学的，我们不是同班，他真的很坏，还有，他就住在我家附近，而且我们家楼下那些人都特别八卦，所以我们家一旦有什么事情，他肯定能知道。”

“冷冰，这样吧，从现在开始，我下午不去玩游戏了，看那孙子熊样，我担心他再阴你，以后我就护送你回家了。”

齐谦是真的很担心冷冰的，他知道，这种做事从来不敢光明正大的家伙，说不准又要做出什么恶心人的行动来。

“喂！李炅，我们走吧！”舒涵叫了李炅一声。

.....

“刚才那一幕真是惊心动魄啊，还好，误会解除了。”李炅一脸轻松。

“唉，真没见过这么没脸皮的人啊，但愿以后不要有事了。”

“齐谦这小子是不是另有所图啊，怎么对冷冰这么好？”

“喂！你不也每天陪着我上学放学吗？”

“好吧……”李炅无语了。

再说齐谦那边，他把冷冰送到她家楼下时，看见那个被打的家伙正躲在一棵树后面。

“冷冰，到家了，今天的事，就这样吧。”

见冷冰上了楼，他扭头就找那个家伙去了：“喂！你出来吧！”

那家伙想跑，可是，还是放弃了。

“我告诉你，以后我会陪着冷冰回家，这个你可以到处去说，但是你最好给我老实点，我不想今天的事再次发生，另外请你记住，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如果你用自由去伤害他人，你就不配拥有自由。”

那人什么话也没说，他知道，即使以后他再这样到处八卦，自己肯定捞不着什么好处了，毕竟有个人的拳头很硬，而且自己也只是徒有一张嘴罢了。

说说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吧，齐谦的老妈仍然打麻将，也没注意孩子怎样。而李炅晚上和老爸老妈在一起说话，老妈也同样说出了“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如果你用

^① 提醒一下哦，打架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自由去伤害他人，你就不配拥有自由”这样的话，毕竟言论自由不能用来伤害别人。

5. 过去完成进行时

“天哪！齐谦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记得初中的时候，他是个很会办事的人啊，舒涵说他天天玩游戏，然后今天他还打架。”

晚上，李炅躺在床上，想到下午放学的那一幕，感觉齐谦和以前那个男孩差的太远了。

李炅和齐谦，初中的时候是同桌，关系非常好，两人对计算机都很感兴趣，经常在一起交换自己掌握的新资料，虽然在对电脑的理解能力上，齐谦差了些，但是当李炅把自己写的小游戏给他看的时候，他就一直问李炅，这个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原理，李炅就讲给他听，虽然齐谦听不懂。

齐谦的父母怕孩子玩电脑入迷，就一直没有买电脑。说起来，他们也不会用这东西，只是知道谁家孩子玩电脑耽误学习了，玩游戏太容易入迷了，总感觉这东西和老虎机一样会“吃人”。还有什么“上网”，一听起来就很吓人，把人都网住了，太可怕了！

齐谦只是在去李炅家玩的时候，才能玩玩电脑。可是初中毕业以后的那个暑假，李炅却一直联系不上齐谦，直到开学，才又看见他。

“唉，算了吧，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都到叛逆期了吧！”李炅自言自语。

第二天。

“怎么了李炅，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舒涵感觉李炅不像以前那样精神了。

“昨天晚上没睡好，总感觉齐谦变了很多。”

“是吗，我想你是被他那个样子吓到了吧，他愤怒起来倒真像一头狮子。”

“唉，算了，真是服了他了！”

说说欧阳玉茹吧。

这个时候已经是5月份了，钢琴的考级是在暑假，而她每天完成作业以后，一直要练琴，每天感觉都很累。老爸一直逼得很紧，而学校的课程越来越难，她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上学的路上，老爸一直跟她唠叨：“期末考试的成绩必须前十名，暑假必须过钢琴十级……”

听起来像紧箍咒一般，可是她却机械地回应着：“我一定会的，老爸。我一定会的，老爸。”

到了学校，她下车，走进校门，松了一口气。

走进教室，她趴在桌子上，发呆。脑子一片空白，她不用思考，因为父母已经为她设计好了一生，她只需要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就好。

“拜拜！”李炅到了教室门口，和舒涵说再见，然后进了教室。

欧阳看着这一切，觉得他们在一起好自然。她却不敢，因为父母不准她随便和男生说话。“舒涵是个好女孩吗？她怎么每天跟男生在一起呢？”她开始思考了，“她不是，她肯定是个坏女孩，好女孩都很矜持的，绝对不是她那个样子。可是，她学习成绩那么好，怎么是个坏孩子呢？对不对，学习好又怎样，老师不是说品德和学习成绩没有关系吗？可是，老师为什么都重视她呢？她那个样子，一定不是个品德好的孩子，可是老师为什么都表扬她呢？难道老师是在骗人吗？不可能！老师怎么会骗人呢！难道是父母错了吗？不能这么想！你连父母都质疑，你还是个孝顺孩子吗？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哪里错了！”

欧阳越想越大：“可是舒涵看起来很阳光啊！一脸的善良。不对！她可以伪装，她一定是个妖精！一定是！她骗过了所有的人，她肯定是个祸害！可是，我怎么说服不了自己呢？我是个好孩子，我听话，我规规矩矩的，这样才能上大学，才有好工作啊。”

想着想着就上早读了。可是她仍然没有停止思考，书也没拿出来。直到老师提醒她。

“怎么回事啊，这一阵总是看你走神。”是语文早读，“四方头”站在她面前。

“哦。”

“怎么了，能说不说？”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赶紧背书，上课提问，回答不出来再罚你。”

这时候，她才拿出书来，开始背课文。

还好的是，上课老师并没有提问她，而是讲的新课。老师往往会对好学生网开一面，虽然玉茹的成绩跟李灵舒涵比差了一些，好歹也是班里的前十名。所以今天早上的事，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等到“跌分”的时候，再治你呗！

欧阳的一天，除了上课、去厕所、上操、吃饭，剩下的时间都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哪怕她什么也不做。

晚上放学了，老爸来接她。“爸爸，我有事情要汇报。”她有点怯生生的说。

“讲。”老爸的语气依然很生硬。

“九班的那个舒涵，学习那么好，可是她根本不像你所说的，一个女孩该有的样子。”

“都没个女孩该有的样子，不可能学习好！”

“可是她就是学习很好啊。”

“不可能！你整天都在想什么啊，你现在除了学习，就是给我好好练琴，从小给你花那么多钱，不准不跟我好好干！会去抓紧吃饭写作业，今晚继续练琴。”欧阳桑仍然带着强硬的语气跟她说话，可是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对孩子说的话。为了孩子，哪怕是撒谎，也该。

玉茹不再说话，但是她内心的疑问肯定没打消，老爸是在敷衍自己。错，不能这么想！父母做什么都是对的！哪怕错了也是对的，他们是为了我好，一定是为了我好！可是舒涵到底是不是好孩子？

“对了舒涵，你什么时候给我看看你说的那个Linux啊？你说那个系统和我想像的不一样。”放学路上，李灵问舒涵。

“没错哦，这个系统的界面真的可以超乎你的想像，因为它的界面有很多种，有一种KDE^①桌面可以比Win7更豪华，特效更多，不过我不喜欢，太笨重了。当然也有相对简约一些的Gnome^②。另外还有更轻便的XFCE^③桌面，总之，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给你装一个。”

“我的天！这个系统能改界面，Win系不也行吗？”

“但是你能把那个‘开始’菜单从任务栏移走吗？不行吧！这就是开源软件^④的优势所在，你可以自己订制一些东西。而你以为的那些命令模式呢，功能一样强大，所以难学嘛！我还是喜欢图形模式，好看嘛！但是我也会很常用命令的，毕竟那样还是要快一些，开个终端窗口就行了！对了，你总说你很喜欢黑客，那你知道斯托曼^⑤这个人吗？”

“我听说过，也知道他有个什么开源软件的计划，没想到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回去我腾一些硬盘空间出来，我得试试。”

“行啊，周末到你家去！嘿嘿，顺便检查一下你的房间，看看乱不乱。”舒涵笑了。

① 全称 K 桌面环境，界面很像 Windows

② Gnome2 的桌面有点像苹果的系统，而 Gnome3 的桌面则更具个性。

③ 这个桌面对硬件的要求非常低，老电脑也完全能流畅运行。

④ 一般来说，Windows 的很多软件的源代码都不会告诉你，可是开源软件就不一样，你能得到他们的源代码，并且可以修改。

⑤ 理查德·斯托曼，自由软件计划（GNU）的发起人，黑客一名。